自由新語

※遊戲文※

鈍根編輯

新四書二則 （辰伸）

子路問曰。有大人者。堂堂乎張也。可以托六尺之孤。強哉矯。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斯人也。何人也。不亦君子乎。子曰。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辟則為天下繆矣。小人哉。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一人橫行於天下。事君以忠。使民戰栗。不亦宜乎。子曰。惡是何言也。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勇而無禮則亂。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子貢問曰。二三子（二三合為伍）年已七十矣。交鄰國有道乎。子曰。有夫二三子也。少之時。血氣未定。而志於學。雖之夷狄。固所願也。及其壯也。使於四方。聲名洋溢乎中國。及其老也。齋庵有肥肉。終日不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而一旦用之。則行善為說辭。所以柔遠人也。行一不義。弗為也（指拒絕副署而言）不以三公易其介。國人皆曰賢。今也浩然有歸志。遵海濱而處。善養吾浩然之氣。不亦樂乎。

為張大帥代籌逃走法 （孫孫山）

張勳將逃矣。然討逆軍已密布北京城外。楚歌四起。竊恐欲逃而不得。記者無似。謹為我辮子大帥代擬逃法三則如左。

一割辮法　民國成立。一般偉人鉅子。新發明一種脫身之術。遇有性命交關之際。往往效曹阿瞞之割鬚。唯大帥則不能。蓋以腦後有一種特別標識也。余為大帥計。唯有割去其生平可寶之大辮。庶可改裝易服。混於討逆軍中而出。

一藏袴法　若割辮無效。則更有一法。吾聞大帥之到京也。挈其如夫人王克琴俱至。討逆軍素受文明教育。一旦振旅入城。決不擾及婦人。大帥如遇搜捕緊急時。可仿戲劇中之搜孤救孤。藏於如夫人袴中。必能保全老命。

一哭廟法　此次復辟。雖遭衆人唾罵。然在大帥。則固為忠於亡清。起見九原有知。彼清室之列祖列宗。必能默為呵護。如萬不得已。可向太廟中。抱神主而哭之。活人不能救。死人或可脫大帥於厄也。

※詩選※

倚紅仙館偕表妹雲仙內子蕊卿聯句和慈谿洪荊山君弱冠述懷元玉即寄金陵下關 （周拜花）

欲破愁城仗酒兵（拜花）醉來磨劍待時鳴。名流海內皆朋友（蕊卿）詞客天涯盡弟兄。饒有文章傳大雅（雲仙）更從翰墨寄閒情。一篇脫手人爭誦（拜花）字字敲金戛玉聲（蕊卿）

不堪回首憶從前（拜花）到底風懷未盡捐。春色闌珊飛絮日（蕊卿）江城寂寞落梅天。鄉愁客感三更夢（雲仙）利鎖名韁幾載牽。斫地狂歌聊當哭（拜花）十年事跡等雲煙（雲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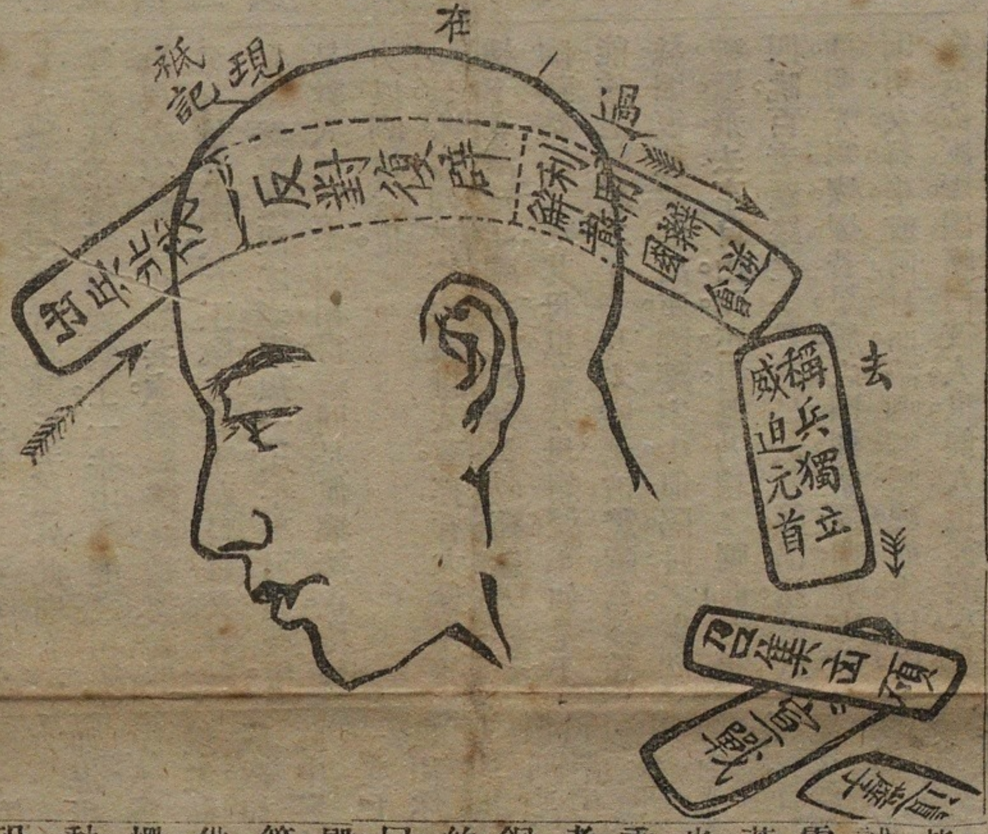
弱冠詞壇轍跡遠張（雲仙）何須歧路泣亡羊。生花筆現蛇珠影（蕊卿）雪案燈分螢火光。鏡裏頭顱留缺憾（雲仙）匣中寶劍隱鋒鋩。年來壯志銷磨盡（拜花）坐擁書城百慮忘（蕊卿）

滄桑變幻太無端（蕊卿）世態紛紜未可觀。已分年華成逝水（雲仙）拚將歲月老儒冠。飄零身世愁無限（拜花）淪落天涯淚不乾。一曲陽春誰唱和（蕊卿）幾番下筆字偏難（雲仙）

清詞傳遍大江東（蕊卿）羸得人人唱惱公。欲挽狂瀾嗟力弱（雲仙）難伸浩氣枉心雄。酒邊拭劍隨風舞（拜花）紙上談兵任意攻。最是不堪腸斷處（蕊卿）隔牆玉笛曲三終（雲仙）

況是多愁善病軀（雲仙）百年人世等須臾。已拚眼淚千行盡（蕊卿）那更心灰萬念無。勞碌憐他樑上燕（拜花）安閒羨彼水中鳧。何須再論興亡事（雲仙）樽酒琴書且自娛（蕊卿）

君子不念舊惡



※筆記※

仙人洞 （炯公）

甚哉迷信之誤人也。人即精明。一著迷信。則雖毫無理解之事。亦必信之不疑。行之不倦。我國佞佛。即迷信之最著者也。丁巳春。予自滬乘車至京江。有二客自高資上車。各提布包一。中實香草泥佛等物。其一頎而瘦。頭垂長辮。狀至鄙俗。一則目光炯炯。溫文爾雅人也。兩人坐車中。津津言茅山祖師如何靈應。仙人洞如何奇異。香客如何衆多。道路如何修阻。一若茅山既朝。則罪孽可消。福壽可得。予枯坐無聊。乃細詢以朝山境況。瘦者曰。予家住維揚。自十五歲起。即每年朝茅山一次。現年五十有一。計朝山已三十四次矣。山在句容邊境。距高資九十里。乘人力車。顛簸石路上。目眩頭暈。兩日始達。山上上岡過嶺時。車不能載。無論男女老少貴賤貧富。皆步行。汗流浹背。氣喘如牛。然拜佛心誠。亦無覺其苦者。山上層巒聳翠。古樹雲封。梵王宮殿。金碧煇煌。山下林木葱蒨。而一片紅牆。界於萬綠叢中者。山門也。入門。螺旋上行。橫藤礙路。小松迎人。香草蒙茸。芬芳撲鼻。路旁坐者。臥者。立者。行者。皆惡丐。見香客過。橫拖強化。非銅元數枚不放行。道阻且長。行者屢息。約十里。始抵祖師殿。殿凡三座。如鼎足。曰一茅祖師殿。二茅祖師殿。三茅祖師殿。殿內道士售香燭。燭小如蠶。香細如箸。與以青蚨三百翼。始取燭一香一。代供佛前。否則道士不與以梯。雖自備香燭。亦不能納諸鼎內。清磬一聲。香客雷動。善男信女。麕聚殿中。但聞稽首聲。禱祝聲。撒錢聲。與鐘聲。籌馬聲。喧呶不已。香畢。羣至食堂領齋。齋畢。就宿客舍。男女連床。不分畛域。所謂佛法照臨。一體同歸。皆大歡喜也。距殿二里許。有洞。豁然曰仙人洞。口極狹。纔通人。香客結伴秉燭。遊蛇行入。入之漸深。其境漸闊。其寒亦漸甚。燭照石壁。回光若鏡。行者衣履若浸水中。寒氣砭骨。行約三里。漸聞水聲潺潺。功德水乎。楊枝水乎。不得而知也。再行二里許。一石橋橫臥洞前。旁有石蹲立。若猙獸向前。遙矚幽邃。昏惑人。跡罕至。杳莫測其所窮。使不憚險遠。鼓勇再進。當有奇偉怪異之觀。或竟得仙人所在。惜燭且盡。客多膽小如鼠。乃就橋下焚香膜拜而出。此外尚有祖師老虎二洞。據道士云。昔亦能入。內進香後。突生大石。橫攔洞口。遂封閉之。予曰。君禮佛至虔。佛應佑爾。何齒搖搖而髮蒼蒼。亦如我輩。豈佛果聰明正直。佞之不喜。不佞亦不怒乎。矧男女聚處。衆歡喜禪。清淨浮圖。儼同情天孽海耶。目光

炯炯者曰。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言時忽汽笛一聲。火車掠山洞而停於鎮江車站矣。兩客忽忽下車。予含笑而目送之。

※劇談※

論近來武生之惡習　（豁公）

非其所習而強。爲。之。以炫。其。多。才。多。藝。此余。所。深。惡。者也。須知。一。人。之。精。神。有。限。戲。劇。之。學。問。無。窮。今欲。以。一。人。兼。擅。數。長。則。非。有。過。人。之。智。慧。亦。安。可。得。吾觀。近。來。無。戲。不。演。之。伶。工。其。智。慧。亦。等。於。常。伶。耳。然。則。所。謂。多。才。多。藝。者。眞。耶。僞。耶。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海上武生。染此惡習者。頗不乏人。余故縱筆及之。

釣金龜目蓮救母老旦戲也。然老旦人才絕稀。一般鬚子生取而代之。創此例者爲汪桂芬。汪固由老旦改習鬚生者。且此二劇。爲彼習老旦時之拿手。故每月恒數演之。他伶不察。以爲此二劇者。必爲老生所應有。不然。胡汪氏一演再演而不已也。相沿既久。遂成爲牢不可破之成例。今則愈出愈奇。赳赳桓桓之武生。亦相率演此二劇矣。試思武生之身段聲調。無一不與老旦相反。乃竟顚倒爲之。是與沐猴加冠者何異。最奇者。某武生演目蓮救母。竟於鬼役牽引時。做一『槍背』。豈當日思兒發瘋之劉靑堤亦曾習靠把耶。一笑。

眞刀眞槍特別打武。（此名詞似通非通不知阿誰所創）上海梨園之流行病也。初祇一二炫奇矜異之伶人偶一爲之。之後漸傳染各處。幾於無人不然。而失手肇事。亦遂數見不鮮。（張德俊演界牌關爲去宋包通者一槍刺中上唇。血出如注。幾至暈絕。張桂軒在甬演獅子樓。誤將去西門慶者斫斃。出洋五百元了事。蓋月樵演四杰村單刀破槍時。誤將一打英雄者削去三指。此外尙有數事不備載）抑不思戲者戲也。但期毋逾規矩。卽看得過不必過事認眞。若曰演戲必與戲情一一吻合。然則殺人之事。亦戲情中所恒有。彼演是劇者。不將執一人而殺之耶。膠柱鼓瑟。不通甚矣。

※小說※

短篇小說　千古恨　（靜一半譯）

米麗忽含睇微哂。垂首鏡檯之上。旋取新洗襯衫。縫其脫落之鈕扣。事竟復叉手腦後。危坐移時。卒倒臥椅中。狀至慵嬾。米麗居屋巔。室窄狹。然佈置頗精雅。則以米麗者故一幽閑自喜之女子也。女居停賢之。以故常導其他庽客入覽。凡見其瑞士之窗幕。美麗之桌毯。以及水色油畫者。靡不嘖嘖稱羨。油畫米麗手筆也。米麗嗜丹靑。時有所作。作後乃自懸之。其至紐約也。卽欲以畫學鳴於世耳。米麗家亨利郵。垂髫時。卽能東塗西抹。郵人都井底蛙。見米麗具茲天然絕技。爭謂爨筆紐約。名利左券可操也。若蟄伏鄉里。勢必湮沒不彰。米麗聆是諛詞。亦殊歆動。於是米麗年已十九矣。既失怙恃。又無兄弟。所相依爲命之孀氏。亦復物化。迺遂隻身走紐約。冀一展驥足。而副鄉人之望。抵紐約後。先游歷諸藝術館一月。用廣聞見。所閱名畫。不可以數計。皆無上上品。始知鄉人眼光如豆。已之畫實未足比擬於萬一。一日詣一大美術社曰福哈公司。主人請其品評古畫。輒中肯綮。因卽聘爲古畫經紀人。

米麗執役福哈公司三年矣。薪金每星期十二元。去膳宿費七元。祇餘五元。以充服用諸款。頗已拮据。所幸兼工女紅。身上衣著咸能自成之。故所得雖微。尙能敷衍過去。雖然不如意事常八九。與米麗同居者。有某氏夫婦。外此則有一雙姊妹花。恃裝假髮爲生。一牛山濯濯之司帳員。與美容院之少婦。共處。鶼鶼鰈鰈。結褵有年。又有母女兩人。女工廠之女工頭目也。又有鬚髮皓然腹便便之老鰥魚一尾。年事已逾花甲。是數人者。往來頗相得。蓋同是他鄉棲止。恃勞力以餬口者也。

一日米麗仰坐椅中。朦朧入夢。猝有大聲作於樓下。音浪極高。驟聞之。幾疑爲勃谿。繼乃知爲陶蘇姑娘之呼其母也。蓋其母病聾。不如是不能使老婦聽之了了耳。米麗驀被驚醒。萬縷愁絲。因復撩起。卽出座。躞蹀室中。似陷阱之獸。欲破壁飛去。享自由而不得。繼乃趨之牖前。引領四眺。百老匯路之全景。突呈於眼簾。沿途電火通明。光彩燿燿。若星辰之羅列。路隅咖啡店中。則男女雜坐。或附耳而語。唧唧噥噥。或偸目以窺。依依脈脈。因嘆曰。彼人也。儂人也。彼能享是幸福。胡儂迺不能。客館凄凉。忽忽三載。形單影隻。儂何能堪。思至此。又返身鏡前。顧影而自憐。

福哈公司女執事至粥粥。而經理黑洛者。獨垂靑於米麗。蓋惑於米麗之美耳。米麗藍睛黃髮。櫻口絳唇。音吐嚦嚦。類出谷之鶯。秀色可餐。我見猶憐也。黑洛年事未三十。頗爲公司主人所器重。三歲而孤。母氏停辛佇苦以撫之。幸有公司股分若干。得免凍餒。黑洛曾受高等教育。有幹濟才。與人交易。輒占勝勢。故一般女子咸謂得嫁個郎。於願斯足。黑洛擢充經理。爲日未久。米麗既作古畫經紀人。卽往一見。乃縱談之餘。互各心傾。而在米麗爲尤甚。自此二人竟契合無間。一夕不見。卽鬱鬱不歡。米麗每歸。黑洛必送之路隅。始握別。

韶光駒逝。荏苒月餘。米麗與黑洛之情愫。亦向日俱進。此匪米麗之阿私也。其同事之女郎。鮮不以黑洛爲第一可兒。有愛留者。公司中司[illegible]件人也。其稱譽黑洛至謂之爲紐約惟一之美男子。合葛勃生與費休爲一。葛費二人皆當時美國名畫家也。而愛留竟以之並美黑洛。則黑洛之美可知已。

黑洛風度翩翩。舉止瀟灑。善辭令。言時逸趣橫生。雅有君房語妙天下之概。且有涵養。性和易可親。喜怒不形於色。以是人都樂與之周旋。其與米麗語。尤滔滔不絕。辨別愛情眞理。更能條分縷晰。在米麗聽之。甚覺津津有味。狎處既久。漸各忘形。一縷愛情。遂時時縈繞於黑洛之身矣。（未完）

社會小說　歇浦潮（續）　（海上說夢人）

第二十九回　行酒令當筵飛巨盞　鬧洞房立地賦新詩

如海說罷。衆人爭問他天勝娘戲法內。有空中立人。還有一個絕色女郎睡在榻上。被他把火燒做骷髏。一會兒仍變作絕色女郎。都是什麼緣故。如海笑道。我又不是天勝娘的徒弟。怎知此中奧妙。方纔所說的碎表還原。不過偶知其一。業已盡情告訴了你們。如今我的戲法程度。也和你們一般無二。如何經得起盤駁。聽說現今中國人中。也有幾個研究外國戲法的了。一個叫李禹卿。是學界中人。由美國學來的戲法。所惜不肯輕演。還有一個叫錢香樹。卻是商界中人。研究戲法有年。聞他已做了一部書叫做魔術講義。不日出版行世。大約這種訣竅都有在裏面。待我日後買一本看了。再來告訴你們罷。文錦笑道。老錢又要放刁了。正言時。忽見那變戲法的。又從側廂內出來。第三次登場。這回並不穿着袍褂。短衣單袴。先自週身撲打。交代又就地打了一滾。以明並無夾帶。隨後把氈毯一披。變出滿滿的一大碗水來。向內一送。水又沒了。再蓋上氈毯。隨手一撈。連撈出四大碗水。衆人齊聲喝彩。看罷戲法。又聽了一齣灘簧。纔各自散去。（未完）

※介紹部※

儉德會

規則。不狎邪。不賭博。不必以酒食結交。不必華服。不輕寒素。（五條規則外無他章程亦不收會費入會者祇須詳開姓名年歲職業居址寄新申報自由新語介紹部披露）

七月九日入會者鳳賡昇字恩澤（浦東六里橋鳳和盛米行）譚愼字亮修（四川瀘縣文星街）朱鳴岐　梅繼堂　陳繼英　周財生　吳墨周　李楚（南橋裕源泰醬園）莊正元（同上）汪志遠（上海美鷹洋行）沈頌聲　洪慧之（上海法租界久成絲廠）孫書三（久成絲廠）杜禮周（上海曹家渡謙成絲廠）